

東京怪談
第十三作 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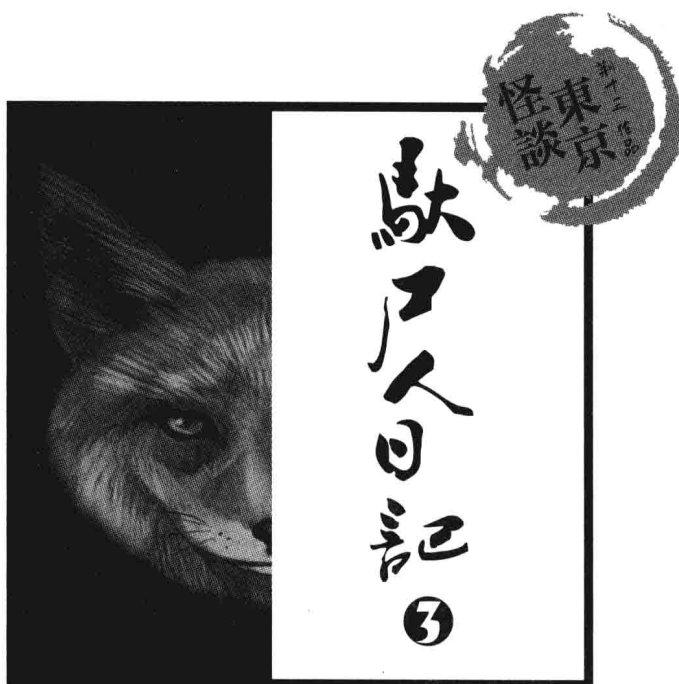
駄人日記 ③



戸隠鬼女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京怪谈之驮尸人日记：全4册 / 荆十三著. —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
ISBN 978-7-5520-1453-2

I. ①东… II. ①荆…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7445 号

东京怪谈之驮尸人日记 3

著 者：荆十三

责任编辑：冯亚男

封面设计：周清华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sassp@sass.org.cn

排 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1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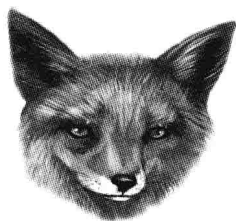
字 数：208 千字

版 次：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1453-2/I·192 定价：119.00 元(全四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瀑布浮尸，神秘石棺	001
第二章	神秘皇陵，天价金棺	009
第三章	戏子牡丹，人间绝唱	016
第四章	死人脸，姑获鸟	026
第五章	以津真天，巨鸟魔音	035
第六章	黄泉客栈，人骨油伞	043
第七章	日和坊，付丧神	052
第八章	角盥漱，无脸人	061
第九章	百年树，天神怨	070
第十章	寺清乌，毁寺院	079
第十一章	紫藤精，千年恋	087
第十二章	户隐鬼女，蛇蝎美人	096
第十三章	双生花，姻缘泉	105
第十四章	夜啼石，夜哭郎	113



第十五章	雨降小僧，雨神侍童	121
第十六章	血傀儡，人形师	130
第十七章	珠宝大亨，天价委托	138
第十八章	阴阳堂，百百爷	148
第十九章	墓园凶冢，怨气冲天	158
第二十章	山魈偷袭，闯自杀林	168
第二十一章	独臂火猴，玩命逃亡	177
第二十二章	尸毒蔓延，血虫食毒	184
第二十三章	柳婆锁魂，撒豆驱邪	195
第二十四章	祸津日神，天降厄运	204
第二十五章	雪山清姬，吸血诡屋	212
	尾声	220

第一章 瀑布浮尸，神秘石棺

(1)

流川没有回答司徒天提出来的问题，先是扫了一下四周的环境，方才举目眺望远方，看见那些漂浮在水面的腐尸，让他眉头紧蹙，神情略显凝重地说：“糟糕，我们可能被困在这鬼地方了，因为根本没东西能让我们攀爬！”

流川的话顿时点醒了我跟司徒天，我们俩连忙看了看周围，除开先前挂住我的树之外，果然如他所说。由于是在瀑布底下，长年照射不到阳光，树虽然多，但一点都不茁壮。峭壁表面长满了带刺的野生藤蔓与大量青苔，甚至连峭壁下的平地都是如此，人若想徒手爬上去，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不！我还年轻，不想被活活困死在这里！”司徒天的内心完全慌了，他用双手抓住自己的头发，来回走动，忽然冲到流川面前，扯着对方的衣领大吼：“流川，平时你的鬼点子最多，赶快想个办法让我们离开啊！”

我发现司徒天的情绪有些失控，几乎接近崩溃边缘，连忙把他拉开，厉声喝道：“司徒天，你他妈的给老子闭嘴，遇见事就光会害怕，你让流川静下心来好好想办法，大吵大闹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司徒天遭我一吼，整个人就跟霜打的茄子那样，直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我则抬头盯住皱眉深思的流川。过了大概 10 多分钟，他才咧开嘴笑着说：“有办法了！我们把那些藤蔓砍断，将藤蔓编织成绳子，兴许能爬上去。”

流川的想法，让我和司徒天顿时眼前一亮，编织藤蔓为绳，说不定真



有用。

司徒天像小强一样满血复活，他从地上跳起来，主动去捡起流川那把断成半截的武士刀，迅速跑到藤蔓堆里疯狂乱砍。我和流川自然一起动手，我们俩用的是尖石头，我在跳下瀑布时，九节鞭早已不知去向。

在我们三个人的通力合作下，藤蔓越来越多，尤其是司徒天比谁都卖力。两个小时之后，中途我们轮番休息，目前的藤蔓已经足够编成一条长绳，流川开始编绳，我和司徒天继续弄藤蔓，以防编织完的藤蔓绳长度不够。

流川还没编完，便停了下来，叹息道：“你们停手吧，就算编好藤蔓绳，我们也上不去。”

司徒天跟我一同看向流川，我先反问道：“为什么？你刚才不是说有用？”

流川的目光定格在最东边的峭壁上，自言自语道：“你看一下四周，因为这里的峭壁过于光滑和平整，我们的藤蔓绳根本没地方套，既然连套都套不上？又如何借助于藤蔓绳往上爬？”

我按照流川的意思，扫过整个峭壁，确实没地方能套藤蔓绳。

我现在的感觉好比1分钟前告诉你中了500万元，还没高兴多久，1分钟后却梦醒了。

司徒天不知为何，长叹一口气，蹲在地上一言不发。

我们三个人其实都清楚，流川拉着我和司徒天跳下来的瞬间，我一直在脑子里幻想各种结果，严重点摔个粉身碎骨，血肉模糊。轻微的落个终身残疾，或者破相之类。可能是我运气好，在下来的时候恰好挂在了树上，什么事都没有。

流川抬头看了看远处，我跟司徒天两个像白痴一样蹲在一起，看着血色瀑布从高处倾泻下来，然后猛烈地撞击着石礁，溅起无数浪花。我随意扫了一眼那些漂浮着的尸体，结果怪事发生了，在瀑布中央形成一个很古怪的漩涡，尸体全都被强行吸了下去。

我不知道抽什么风，扯着嗓子喊了一句：“喂！你们两个快过来看，瀑布中间有个旋涡，之前的那些尸体都被吸走了！”

我刚喊完，流川见状居然在鼓掌，边鼓掌边说：“有救了！我们有救了！”

我和司徒天相视一眼，同时看向流川，我举手指着自己的太阳穴，大概意思是在告诉司徒天，流川这家伙该不会受刺激过度，变成了精神病吧？

司徒天两手一摊，无奈地耸了耸肩，大吼道：“流川，你倒是快说啊！”

流川仿佛才回过神来，尴尬地摆摆手说：“我们可以出去了，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在瀑布下方一定有个神秘的物体，否则，水面那些腐尸不可能被强行吸走！”

我看着血红色的水从高处冲击下来，心里不禁有些畏惧，虽然我和司徒天从小就是游泳健将，但面对眼前如此恐怖的血色瀑布，完全没勇气进去游。因为在我看来，这瀑布下面的大水潭，特别像用人血染红的血潭。

流川见我和司徒天久久没有动作，他先是一脸无奈地干笑几声，又转头向我们解释道：“两位，你们想知道这血色瀑布形成的原因？”

司徒天早就想问了，他极为慎重地点点头：“想！该不会真是用人血染红的吧？”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跟司徒天的想法一样，血色瀑布实在过于诡异。

流川摇了摇脑袋，接茬补充道：“你们都以为是用人血染成的吧？其实，人们把它过于神话了，血色瀑布并非如此，它形成的原因很简单，按照我的推断，瀑布下方肯定建有什么东西，存在特别的放射性元素，才导致水变成了血红色。”

流川的话刚说完，我跟司徒天都深感震惊，瀑布下居然还建了东西？那言外之意，如果我们三个人想成功逃出血色瀑布，根本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要潜入瀑布深处寻找一条逃生之路？

司徒天揉了揉自己的脸，站起来上下打量了流川一番，问道：“流川，你的水性好不好？我跟白逸那家伙几乎是从小在水里泡大的，外号‘浪里小白’



龙’，你等一下潜水应该不会拖后腿吧？”

流川转身朝司徒天竖起右手的食指，叫嚣着：“司徒君，你别太得意了，我自小就是游泳高手，等会我们比赛看谁先找到通往下面的入口或者机关？”

司徒天和我对视一眼，从一开始我就知道司徒天那点小九九，无外乎故意刺激流川，想在他手里占便宜。果然不出我所料，司徒天接着继续说道：“好！我们打个赌，如果你先找到入口或机关，我们俩请你吃一个月的饭，倘若你输了，同样请吃一个月如何？”

我在流川的脸上看不到丝毫畏惧，明显他对自己信心十足，拍着胸脯说：“没问题，我坚信你们俩绝对会输个一塌糊涂，最后的大赢家肯定非我莫属！”

司徒天同样反讥道：“流川，光说不练假把式，咱们手底下见真章！”

站在一旁的我简直败给了他们俩，眼下本该想法子如何逃出血色瀑布，结果变成两个人在打赌。有时候，我特想不明白，摊上这样的极品搭档，到底是好还是坏？

司徒天与流川一前一后向血色瀑布靠近，我自然不能傻愣在原地，紧随他俩后头，我们相继下到血红色的泉水里，那冰凉刺骨的寒意直接穿过毛孔，我仿佛觉得自己坠入了万丈冰窟。

反观前面的那两个疯子，居然还玩命往中央走去，距离之前那个吸力强大的旋涡仅仅只有几步之遥，我不禁有点担心，下面到底会有啥鬼东西？然而司徒天和流川也相继停下脚步，不知道发现了什么新事物。

我连忙小跑到他们俩的身旁问道：“怎么不走了？有问题？”

流川指了指面前的旋涡，又转过身看我跟司徒天，他迟疑很久才说：“现在，我只问你们敢不敢放手一搏？下去有可能会死，因为没人知道下面的情况，若不潜下去同样会死，而且是被活活饿死！”

(2)

经流川这么一提醒，我跟司徒天都清楚，还真应了那句老话，生死抉择

往往就在一念之间。

经过慎重考虑，我们三个人决定跟老天爷赌命，流川在最前面打头阵，司徒天在中间，我跟在他身后。

流川每一步都走得格外小心，生怕中了什么陷阱，我们三个人手牵着手每往前走一步，那刺骨的寒意便加强一分，那感觉好似在走通往罗刹地狱的阴冷黄泉路。流川率先踩入旋涡，结果整个人立马失去了平衡，旋涡像宇宙黑洞那般，强行把我们吸了进去。

旋涡的冲击力很大，一路把我们吸到最深处，掉到一个神秘的水潭内。

流川比较悲惨，因为司徒天压在了他身上，我则压住了司徒天，三个人肉叠罗汉，流川现在处于食物链最底端。

流川在最下面嗷嗷大叫，咒骂着司徒天：“快点！快从我身上下去！”

司徒天故意作死，在下来时还刻意补刀，笑着调侃道：“首次用人肉垫，感觉还不错。”

我觉得司徒天此刻无疑是在找死，因为流川已经处于暴走边缘了。我不想受到意外波及，马上跑到一旁，逃离了水潭，蹲在地上准备看好戏。司徒天被流川强行掀下，流川二话不说，抡起拳头对准司徒天一顿暴打，还专门挑特征明显的地方打，比如说司徒天那张大盘子脸。

在他们俩开打的间隙，我脱掉身上的湿衣服，开始观察起水潭的环境来，水潭说来也怪，在我的正前方有一条甬道，因为我到现在都没弄明白，为啥会被搞到这地方来，所以不敢贸然前行。

不过，幸好水潭不深，我们三个人在掉下来的时候都没受伤，但眼下想要原路返回，恐怕不可能，流川把司徒天打了个鼻青脸肿，骂骂咧咧地从水潭走上来，他们俩跟我一样身上全湿透了。

我给流川讲了刚才的发现，还问他我们要不要冒险进甬道？

流川这家伙艺高人胆大，说难听点叫人比较虎，竟然想都没想就直接答应了。我问他为何那么快答应？他给我的答案是，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反正横竖都是死，为何不放手赌一把？我师父给我算过命，说我能活



100岁。

我听到如此极品的回答，嘴角微微抽搐，当真是有什么样的师父，就能带出啥样的徒弟。我甚至很怀疑，黑木那个老家伙真会算命吗？流川再次变成领头羊，我和司徒天跟在他后面，随着逐渐的深入，我们隐隐约约能瞧见，甬道内存在微弱的光亮。

我们走到入口处，临进甬道之际，流川忽然停下脚步，直接趴在地上，耳朵紧贴地面。

我和司徒天被流川的举动搞糊涂了，趴在地上到底要干啥？

1分钟之后，流川跳了起来，他自信地说：“放心走，这条甬道应该没问题。”

司徒天估计是之前让流川暴打一顿，心里不爽，嘲讽道：“吹牛，你走过？”

流川无所谓地耸耸肩膀，故意刺激司徒天，转头向我说：“我们出发吧。”

流川说完之后，还朝我眨了眨眼睛，言外之意，不言而喻。

我点了点头没说话，见我点头司徒天这会直接气炸，他冷哼几声表示自己的不悦。

后来，流川还是给我和司徒天讲了趴在地上的原因，他听到甬道内传出流水声，说明这不是一条死路。

说实话，我特别佩服流川，他应该没少跟黑木老头走南闯北，像刚才趴在地上听流水声，绝对是多年积累起来的经验。我们三个相继走进甬道，流川继续领头，司徒天在中间，我走在最末尾。在我进来之后，背后传来咔咔两声响，我回头一看，地下忽然冒起一块巨大的石板，把进来的甬道口给彻底封死了。

当石板把路封死，甬道两旁突然亮起了油灯，流川失声惊叫道：“不好！有机关阵？！”

我暗自猜想该不会是中招了吧？皱着眉头问道：“流川，我们中了

陷阱？”

司徒天的脸色同样不太好看，他叹了一口气：“怎么办？继续一条路走到底？”

流川用手在甬道旁边的墙壁轻敲几下，回头说：“还能怎么办？继续走！”

因为退路断了，迫于无奈。我们硬着头皮继续前进，一步步往甬道内走，越往里走气温越低，两旁的油灯随阴风摇曳，好似随时都会熄灭。我们三个人走了好久好久，我甚至有种错觉，这条甬道会不会没有尽头？

随着我们逐步深入后，我闻到了甬道内传出让让人反胃的尸臭味，中间瞧见好几根人骨头。

又走了好一阵，流川却忽然举手示意停下来，他低声道：“前面有机关阵！”

我跟司徒天低头往前面望，发现那地没问题，跟平地差不多，刚想开口问流川原因。

流川没解释太多，反倒转身拽着我跟司徒天往后跑。我还没回过神来，前面的地开始往下深陷，露出一条往下通行的密道，密道的形状有点像儿童滑滑梯那种东西。随后，还接连从下面快速飞出两排流星飞镖阵。

流星飞镖全打到了墙壁上，我不禁拍打着胸口，感慨道：“逃过一劫！”

司徒天抹去额头的汗水，他的脸色很难看，调整好呼吸：“流川，幸好有你，不然必死！”

流川跟着长叹一口气，又凝视着那条机关密道，喃喃自语道：“我们先别着急下去，为了安全起见，大家捡一些小石头丢进去试试，我担心还有连环机关阵，如果贸然下去好比送死！”

流川的话并非没有道理，我们三个人分别开始找甬道内的石头，司徒天比较虎，跑回去把之前路上那些死人骨头都捡了回来。我跟流川一脸无奈，司徒天异常兴奋地把其中一根比较大的人骨头丢进密道，结果听到钝器摩擦骨头的声音。



流川吞下一口口水，面露惊恐之色，结结巴巴地说：“下面……有血滴子绞杀阵！”

血滴子绞杀阵这六个字，让我下意识地打了个寒战，暗想着幸好之前没下密道，这一切还多亏流川步步为营，心思缜密。否则，光靠我和司徒天那个笨蛋，早让血滴子绞成血沫了。

司徒天把手里的人骨头丢到地上，转过脸问流川：“流川，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流川的眉头拧成一团，他抬手在甬道右侧的石壁上敲敲打打，偶尔用鼻子闻个一两次。

流川做完这些事后，再次回到我跟司徒天身旁说：“按照我的推断，建甬道的日子应该能追溯到几百年前，甚至更久远都说不定，没算错的话应该还有一轮机关阵，多丢几根人骨头去试试。”

司徒天按照流川的吩咐，捡起地上的人骨头，隔着老远丢了进去，这次同样传出先前的怪声。事实证明，流川的推断没错，果然还有一轮机关阵。转眼间，司徒天把所有的人骨头都丢了进去，再也没听见机关启动的怪声。

流川见机关阵成功破解，便开口解释：“我从小跟师父走南闯北多年，类似的机关阵见过不少，尤其是这种古老的甬道下面，通常存在着价值连城的皇陵，会吸引许多盗墓人冒着生命危险进来寻宝。”

我没想到日本也有盗墓贼存在，看来果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我们三个人误打误撞闯入了一个神秘的皇陵。司徒天这家伙比较兴奋，此刻搓着手跑到流川面前问道：“流川，你跟我说说，黑木老头有没带你盗过墓？”

面对司徒天的问题，流川那张脸立马变色，他犹豫很久才说：“盗过！”

司徒天更激动了，一心想让流川带头去寻宝，指望借此大发横财。

流川没说什么，叮嘱我跟司徒天要紧跟在他背后，千万不能独自行动。

我们三个人依次滑下那条密道，司徒天一边下一边鬼哭狼嚎。

第二章 神秘皇陵，天价金棺

(1)

等我苏醒时，发现我们全都躺在地上，之前的那条密道已被封死。

我睁开眼首先见到了一大堆金子，确切点来说是许多小金山和金子墙。

我强行坐起来发现正中间的墙壁上，镶嵌着一条被雕刻得栩栩如生，浑身金黄的长龙，龙头下摆有两三具结满了蜘蛛网的白骨。在我的斜对面有一口石棺，棺盖没有闭合，完全向外敞开着。棺盖表面还纹饰着许多稀奇古怪的图腾，乍看之下非常像古时候某种恐怖的妖兽，棺体呈长方体，通高约数十米，下有连体檐底座。

司徒天和流川相继苏醒，当司徒天看到大把大把的黄金，兴奋到手舞足蹈，就差精神分裂了。我却开始担心，如果我们没办法出去，岂不是要在皇陵内等死？我刚看了一下，这是一个完全密闭的空间，估计没人能逃出去。

流川发现司徒天想跑过去捡那些金子，大声叫道：“司徒君！别碰那些金子！”

结果流川喊慢了一步，司徒天早已经捡起一把金子，整个皇陵立马开始剧烈震动，那条金龙缓缓张开嘴巴，龙头转向司徒天的位置，射出无数根密密麻麻的飞针，显然司徒天因为贪财触动了皇陵的机关。

司徒天把手里的金子丢掉，就地来了两个前滚翻，成功躲过致命的飞针，手臂被针擦破了点皮，他拍打着胸脯，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咒骂道：“妈的！老子不就是好奇捡点金子看看，险些提前去地府见阎罗王！”



龙头又开始转动，这次格外不同，我们头顶砸下来许多支一米多长的铁枪，突如其来的危机，让我们都吓了一跳，幸好我武术功底不差。我连着几个侧空翻躲过，流川直接结手印，打出日本特有的神秘阴阳术躲避。

我不禁有点害怕，因为这个皇陵内，机关重重，如果不小心碰了什么东西，会不会因此命丧黄泉？或者触动机关后惨死？念及此处，我小跑到流川身边，还不忘回头对司徒天大喊道：“你快过来，我们三个人要齐心协力，想法子逃出去！”

司徒天见识过机关的厉害，自然不敢松懈，来到我跟前说：“后面该咋办？”

我没回答，因为出谋划策的事，我向来不擅长，回头问流川：“流川君，你怎么看？”

流川开始仔细观察起皇陵来，他的胆子比我和司徒天都要大，已经慢慢走到了那条金龙前面，金龙仿佛能感知到流川的存在，龙头又再次转动起来。流川不知发什么神经，双腿猛然蹬地，跳起来死死抓住金龙的犄角。

流川突如其来的举动，把我和司徒天吓了一跳，我们俩同时大喊道：“流川，小心！”

流川此刻已经坐在了龙头上，双手抓紧龙角使劲儿往上拔，很快原本会吐出暗器的龙头完全停止，嘴巴内接连吐出七颗黑色的大珠子，随后便合上了嘴。流川从龙头上跳下来，暗自抹掉脸颊的汗水。

我跟司徒天跑过去，我二话不说，大骂流川：“吓死我了你！”

司徒天对准流川的胸口直接来了一拳，呵斥道：“你小子，下次要事先打个招呼。”

流川特别腼腆地挠了挠后脑勺，尴尬地笑着说：“好，我下次注意，因为据我的观察，发现这座皇陵我听我师父提起过，因为金龙标志太明显，起初还特意研究了一下，但没找到准确的位置，所以才放弃了。”

听完流川的解释，我特别激动地问道：“流川，你研究过就好，知道怎么逃出去？”

司徒天跟我一个样，满怀期望的看着流川，希望他能说出一个让人兴奋的答案。

流川却摇了摇头，一脸歉意地说：“不知道，我只研究过皇陵的轮廓，我们看到的算皇陵的一小部分，它的体积好比一个巨型迷宫，到处都布满了机关，稍有不慎就会掉落陷阱或中招。”

我现在好比让流川泼了一盆冷水，顿时泄气，指着龙头下那对白骨，叹息道：“流川，按照你的意思，我们三个人会死在这座价值连城的皇陵里？变成三具结满了蜘蛛网的白骨？”

流川颇为无奈地坐在地上，他出言安慰道：“让我仔细想想，或许能有办法出去。”

现在，我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因为我清楚逃出去的机会估计很小，流川的话是自我安慰而已。

司徒天蹲在我旁边，扭过脑袋对着我说：“你说句老实话，我们俩真会困死在这个鬼地方？”

我一时也是满面愁容，自言自语道：“我心里也没底，祈祷流川能找到出去的线索。”

没错，眼下我们俩把希望都寄托在流川身上，他能否通过之前的研究发现线索？

流川不甘心放弃，召集我和司徒天，嘱咐道：“从现在起，你们两个要紧跟我！”

司徒天舔了舔嘴唇，指着先前金龙嘴内吐出的七颗黑珠，反问流川：“能捡走吗？”

流川回头瞪了一眼司徒天，没好气地骂道：“司徒君，你如果敢捡就去捡！”

司徒天这家伙还真是傻到极致，连忙跑过去把七颗黑珠子捡起来，藏在自己的身上。

我实在无法直视，司徒天从小爱贪小便宜，根本不分轻重缓急，人死了



钱还有用？

想到此处，我便怒气冲冲地走过去拽起司徒天，紧跟在流川后头，继续寻找线索。

流川领着我们小心翼翼地走到一扇青铜石门面前，青铜石门上镶嵌着不少稀世珍宝，过半都是一些价值不菲的稀罕玩意。我寻思着估计随便抠下来一件，拿到市面去卖给那些珠宝大亨，都能卖个天价出来。

当然，我只能想想，不敢付诸实践，如果不小心，因为贪财开启机关，会害死大家。

流川站在青铜石门前面，转头问我跟司徒天：“要不要冒险打开石门？”

司徒天上下打量起石门来，特别傻地反问道：“我们能推动吗？”

我顿时汗颜无比，别看石门重，据我所知这类石门推起来根本不费劲儿。三个人联手推门，简直轻而易举，我实在看不过去，便接茬说：“司徒天，我平时叫你多读书，你就是不听，眼前的青铜石门看起来重，但实际很轻，因为工匠要为用户考虑，搞太重的石门推起来太费劲。”

流川听完我的解释，向我立起大拇指赞扬道：“没错，你懂的东西不少啊！”

司徒天冷哼一声表示自己的不满，我们一致决定推开青铜石门，进去找出路。

在我们三人的合力之下，青铜石门被慢慢推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口天价黄金棺。

虽然距离有点远，但我的视力超乎常人，隔老远就看清了棺材的全貌，棺材是金子打造而成，棺材的棺盖上还剩了九个洞，不知道用来干啥。但我明白，这口金棺材比皇陵内的所有东西都值钱。

(2)

青铜石门打开没多久，皇陵像地震那样，开始疯狂震动起来，墙上的金粉掉了不少。